

日前,某处举办书市,大厅里摆满图书,古今中外的名著琳琅满目。这些图书大多为精装本、大开本、豪华版,大的比方凳面还宽、比城墙砖还厚,双手捧着沉甸甸的。不由发出疑问:这样的图书,让人怎么读啊?

这样的图书,坐在沙发上读,不行——手里拿不住;躺在床上读,不行——压得你肚子痛;外出读,更不行——别说口袋放不下,书的分量也成了累赘。我们好似以“手不释卷”来形容好读书的人,现在不行了——好读者的手是拿不住这样的“卷”的。

这种“厚重本”唯一的读法是:把书放在书桌上,正襟危坐地去读。这样读书,坐它个一两小时,还可以;时间长些,则难耐了。在今天快节奏的时代,谁有这样的条件、时间与心境,去读这劳什子呢?只好不读了也罢!

想当年,上世纪6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分四册,鲁迅杂文每本也只有几十页,阅读与携带都非常

吕歌高吟



两年前,我们老夫妻与儿子、儿媳同去美国旅游。游了十几天后,我们觉得累了,想先回国,儿子、儿媳还要在美国再玩些日子。一对不熟悉英语的老人,能自行从美国飞回中国吗?当时我们在迈阿密,要从芝加哥转机才能回上海。儿子去机场问了工作人员,他们说:“没问题,我们有老人的专用通道,可以帮助你父母回中国。”

临走的那天清晨,儿子、儿媳送我们到迈阿密机场,给工作人员看了从迈阿密到芝加哥、再从芝加哥到上海的机票,说明我们不会英语,请他们从专用通道送我们转机。一位穿机场制服的男子给儿媳两张带细金属丝的卡片,儿媳说是行李单,就用英文填了我们要到达的地址,扎在行李箱上。那位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行李放到转动着的皮带上,然后朝我们招招手,意思是叫我们跟他走。于是我们和儿子、儿媳分开,跟着那位工作人员经安检后,上了迈阿密到芝加哥的飞机。

飞行不久,一位空姐从座位号上找到我,边说边比划,两手反复作推车的姿势。我猜出是问我“要

不要轮椅服务”,我点头说:“yes, yes.”飞机在芝加哥降落,那位空姐送我们下飞机,机舱外已停了一辆轮椅,两位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年轻女士站在一旁,空姐指指我,两位女士就扶我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坐上了轮椅。我妻子拿出转乘到上海的机票,两位女士看了点头表示明白,推着轮椅就走。

芝加哥机场很大很大,好几个候机大厅,厅内人头攒动,灯光闪烁的英文标示牌前排着长长的队伍。两位女士越过一道道队伍,把我们送到一个通道前,指着标示牌示意到了。一位扶我下车,一位拿

出一张印有几行英文的单据,递给我墨水笔,指指我,要我在最下面的空格上签名。我按她们的要求,在空格上用中文写了自己的名字,她们看见方块字,高兴地大笑,竖起大拇指表示称赞。我们拿着机票,很快登上回上海的航班。

经过十多个小时飞行,我们顺利到达浦东机场。出关后我想:那两行李能随机到达吗?因为在芝加哥机场我们并没有办行李的转机手续。我们和许多旅客一样,守候在旋转的皮带机旁查看有没有自己的行李,没多久就看见我们的两只行李箱转了出来。取下行李箱,我很佩服美国机场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很感谢美国机场工作人员对老人的周到服务。

阮元是清嘉道间名臣,在刊刻、经史、编纂、金石、校勘等造诣很高,是金石学名家,相当于今天国家级的专家。既成专家,弟子必多,阮元也不例外,亦桃李满天下。

门生虽多,也不是人人都崇拜专家的。其中有个在外地游学的门生,对老师的权威总带疑惑,是个怀疑论者。该生有次途经通州,与众友聚食于烧饼铺,发现烧饼的底部烘烤得凹凸不平,很有点鏤刻金石

的形状,遂突发奇想,用上好纸片将其拓出,寄给时在浙江巡抚任上的阮元,信中附言说于某古董店见一精美古物,因价高不可购得,拓之寄给老师鉴定真贋云云。

慢跑,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我都要绕着体育场的跑道跑上10圈,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十多年。

慢跑一圈在三分钟左右,跑完十圈差不多半小时。这样的节奏与时长十分合适。

每天下班后的傍晚,是我慢跑的时间,那是一段享受的过程。身体随着脚步起伏,有节奏地跃动。脚步慢慢地,身心慢慢地。踏着内心的节奏,我觉得一切似乎都放慢了脚步。不知不觉已微微冒出汗,无比舒服。

慢跑的脚步“噗噗”作响,如钟表时针不停向前。声声清脆,节节有力。喜欢慢慢地追随着火红的夕阳,看灿烂的晚霞映红辽远的天空,听鸟雀呢喃穿过天空。均匀的呼吸声里,我听到了生命的律动。

触着耳边吹过的风,听着轻快的喘息,看着同向或是逆向的奔跑

者,期待遇见常会的跑友。忽然巧遇便会并肩前行,流动的身影构成红白跑道上亮丽跳跃的音符。

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平静地回味一天的人与事,也可什么都不想,让思绪随脚步空灵地飞扬……

慢慢地,跑了一圈又一圈,浑然不觉累,反倒越发心旷神怡,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般美好。

尤其在清新、凉爽的空气中迎着晚风舞步,那真叫一个美。有时赶上雨后跑就更好了。即便是碰上雨,在不大的雨中享受着风雨的热情款待,感觉雨水在面庞滑过的水润感,也是另一种体验。在雨中跑过的人,更能体会到“风雨人生”的

方便。而如今新版的《红楼梦》成了厚厚一本,有的出版社甚至把四大名著合订在一起,厚重得简直邪乎。

我怀念那个方便读书的年代,《青春之歌》《保卫延安》《红岩》《红日》《红旗谱》《三里湾》等名著,开本都不大,纸张都不厚、字排得满满的,有多好啊!出版社为读者方便与节约着想,还出了简装本,价格只有原价的一半。

其他文学名著也出简装本,出版社专门出版“文学小丛书”,甚至5角钱一本的“五角丛书”。价廉物美的图书,深受读者欢迎,爱书人外出时口袋里常常放着本书。读书盛行,是当年的世风。

如今出版社为什么纷纷推出“厚重本”呢?想来想去不明白,只能认为出版社出这种书不是为了读书人,只是为了某些人“收藏”(装饰)的需要。

每次到表妹家作客,表妹总要谈起她儿子的婚事。表妹的儿子小正今年30岁,因为住房困难,先后谈了几个女朋友都没有成功。不是人家看不上他这个人,是看不上他居住的家。

曾经有一个外来妹上他家,看到他的床与他父母的床中间就拉了一块布,便皱着眉说:“如果哪天我俩新结婚,也是在中间拉块布?”谈了半年的女友高兴而来失望而去。

以前还有一个姑娘初次上门,发现他的家像个迷宫,梯子一把一把的:进门要走木梯,上厨房要爬铁梯,钻阁楼还要爬竹梯。就对他

说:“爬这么多的梯子,我头晕;还有我妈有高血压,这梯子没法爬!”说完便一去不回头了。

表妹总是劝儿子:“不怪她们。将心比心,如果是我的女儿,我也不肯让她嫁到这里来受苦!”

这是一条老式石库门弄堂,大小汽车开不进,骑辆黄鱼车也要东躲西让的;水龙头裸露在屋外。这里没有卫生设备,很多人家还在拎马桶。有人说嫁到这里来的姑娘,都要有拎马桶的思想准备。表妹

认真鉴定,还召来在浙的一班专家,包括名噪一时的金石专家严小雅、张叔末,就像当今名医遇到奇难杂症不能确诊而组成众医会诊来讨论决定症状一样。经众专家鉴定,认为拓片图案显示的是宋朝《宣和图谱》著录的某件礼器!

阮元亲自把鉴定结果写在拓纸上,寄回给这个有心钻研金石的门生。门生收到老师寄来的专家鉴定,失态狂笑一番,从此不再研究什么金石、古董,放弃了从前立誓的专家梦想。

专家的意见常起到一言九鼎之效,很能让大众盲从的。细想一想,经众多著名专家鉴定的古董,居然是一只烧饼,你还会收藏么?

意味。

记得电影《阿甘正传》的镜头:阿甘在不停奔跑,从日出跑到日落,跑过一年的春夏秋冬……

奔跑中,他将厄运狠狠地抛开;奔跑中,他竖起了向命运挑战的大旗;也是在奔跑中,他活出了一种充实、自在的人生。然而,更感动我的在于阿甘真正战胜自我,挣脱小装在他腿上的助走器械,真正为自我奔跑的那一刻。

奔腾的青春过后,我们生命中仍需要疾步的竞技。那是对自己的超越,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慢跑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把心灵的欲望与激情一点点释放在空旷无言的跑道上,热汗淋漓,踏着轻缓的步伐,看着生命的影子被一遍遍地拉长。我知道,这就是幸福,仅此而已。

即将逝去的风

潘复林

在这里拎了几十年的马桶,如果房子不拆掉,她还要继续拎下去。

表妹申请过经适房,她想“跳”出旧弄堂。那时申请经适房门槛高,经审核还是批准了,但因为首付付款付不出,最终她还是

没有“跳”出去。全家三口依然挤在小屋里,小正的爱情也被耽搁了。

后来小正新换了工作单位。听说小正与父母仅住9.8平方米,年轻的同事们大为惊讶。他们觉得一个家住再大的房也是能够想象的,而住这么小的空间简直无法想象。他们提出要到小正家来慰问。领导也对小正说,从今以后,单位每年要到他家定点家访。

表妹听了却不高兴,说:“我们家是小,是穷,但也不愿意被人家当‘西洋镜’来看!”小正忙解释,他们是来“送温暖”,不是来看“西洋镜”;是来帮困,不是来“揭穷”。

那天真的来了一帮人,他们拎来了水果篮,拎来了“蛋炒饭”(鸡蛋、大米、油)。临走时,领导拉着表妹的手说:“阿姨,你们家小,解决住房问题你们也许帮不了你;在其他方面,我们要尽力帮。小正虽然是劳务工,但我们要像编制员工一样关心培养他。”

经人介绍,小正新认识了一个女孩。不久她提出去他家“考察”一番。这种居住条件明摆着的,她哪能看得上?这回,小正如实告诉女友:“我们这里正在拆迁。现在先‘翻牌子’(征询),然后‘拉横幅’(签约),最后‘放鞭炮’(搬家)。至于哪一天能拿到保障房钥匙,我们还说不上,但新房肯定是有。你愿意等,我们就好;你不愿意等,我也不怪你。”

小正说的是真话。随着“旧改”提速,他居住的旧里成片拆迁正式进入了实质性启动。

拆迁征询进行得很热

如果你拿了把小刀,去地里把野菜或蔬菜“取”回来,该用个什么动词?答案可能有多种,但用“摘”字者肯定居多,只要翻开报纸看看标题就知道了,如“寒潮来袭抢摘蔬菜”、“全家摘野菜去”等等。

用“摘”字对不对?肯定不对。“摘”这个动词强调的是手指的动作,“摘桃子”、“把花摘下来”就是,而且老

方言中也没有这个字。既然是拿了刀去的,怎么可以用“摘”字呢?

不能用“摘”,那用什么呢?我们的先人早就为我们定制了一个动词:挑菜,这“挑菜”可是历史悠久的。

“挑菜”一词最早出现于何时,我没有详细考证,但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就用到

了,算起来至今也有一千四五百年了。原文很短,且引全句:“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这是“挑”自家种植的菜。金朝的《归潜志》中也有:“(崔立)又求纵百姓出城挑菜充饥,于是人得出近郊采蓬子窠、甜苣菜,杂米粒以食”,这是“挑”野菜的。

“挑菜”一词一直在文人笔下使用着,好像从从未有过意外,从唐宋元明清的

一到约翰内斯堡,我就要看满大街的紫云。早就听南非的朋友说,那花,比樱花壮观得太多了。可是,哪啊?我懊恼来得不是时候。朋友笑道:“这回你知道来去有多方便了吧,9月再来嘛。”

魁梧的行道树挺立在面前。虽然气候四季如春,可9月,毕竟是这里的春天,行道树理当满头簪紫花了。

“这树究竟叫什么名字呢?”“紫薇呀。”此话出自老南非之口,我有些吃惊。能是紫薇吗?紫薇我熟悉得很,是灌木或小乔木,花期也长。来之前,有朋友给我看过南非紫花树的摄影,说是紫楡树。我也曾上网搜索过,两种说法都有,但都含混。我还查了有关辞书,哪有紫楡树,连楡树也芳名乌有。

于是在约堡我逢人便问,没碰到一个能答得确凿的,大多数人干脆回答“不知道”。只有一位答了个外文读音,说写不来,应该是当年英国人带来的树种吧。

连一种常见树的树名都稀里糊涂,我想,难怪这世上糊涂多。

闹,小正也在“征询”女友的意见。听得出,他很在乎这个女孩,但主动权不在他这里。他希望这次能成功,不知这次能否通过。

姑娘默默地听着,她听得很仔细。小屋里光线很暗,但小正的话透出了光亮。她看到床头边无数张“拆”字的小纸片,那是小正母亲每天写下

的期盼。她为之感动。她想了想,轻声回答他:“我愿意等。”

窗外的黄昏,一队鸽群在这片低矮灰暗的石库门弄堂上空缓缓地盘旋,即将逝去的风景是最美的风景。

那天,表妹告诉我,如果顺利,明年这个时候,她家就可以拿到保障房钥匙了。我说,好呵!有了保障房,爱情也有了保障。

建设“空中森林”

辰星

世界最顶级的绿色建筑正在意大利米兰市实施。这是一对双塔,不仅用于人居,而且同时用于种植“活森林”。

双塔设计目的是:在不断扩大城市现有面积的前提下,通过都市重新森林化来改善都市环境,实现城市生物的多样性。双塔中,每座都有27层楼,种植900棵树,包括橡树、唐棣及一系列灌木和开花植物。这些植物将产生湿气,吸收二氧化碳和尘埃微粒,生产氧气,抵御辐射和污染。

双塔还将使用包括废水回收、风能和太阳能在内的最新环保技术。

众多诗词里可找到不少例句就是证据。唐代时还把每年的二月初二日定为“挑菜节”,当年有“曲江拾菜,士民游乐其间”的盛景。

众多的例子告诉我们,“挑菜”一词是全国通用的。在我们吴地文人笔下自然也多有出现,苏州人范成大有过“拨雪挑来踏地松”的诗句,指的是冒雪把踏地松(即现在的塌棵菜)用刀“挑”回来。

像“挑菜”这类表义准确、特色鲜明、流传有序、二三十年前还正常使用着的特色词语,现在却在年轻一代中逐渐消失。现在的年轻人不敢用“挑菜”,跟对“挑”字词义理解有关,他们往往把“挑”理解为“挑担”之“挑”,或“挑拣”之“挑”。实际上“用刀切断其根后取出”,也是“挑”的义项之一,在上海老派方言中一直是这样用的。除了“挑菜”,还有“挑草”、“挑茹(芥)菜”,其中的“挑”都是这个意思,它们至今还在上海郊区松江居民中使用。

方言保护的最大要义是使用。“挑”也应该用,不讲、不用,老祖宗传下来的“语言遗产”真个会在我们口里丢失。



紫色疑云

戴逸如文并图

一到约翰内斯堡,我就要看满大街的紫云。早就听南非的朋友说,那花,比樱花壮观得太多了。可是,哪啊?我懊恼来得不是时候。朋友笑道:“这回你知道来去有多方便了吧,9月再来嘛。”

魁梧的行道树挺立在面前。虽然气候四季如春,可9月,毕竟是这里的春天,行道树理当满头簪紫花了。

“这树究竟叫什么名字呢?”“紫薇呀。”此话出自老南非之口,我有些吃惊。能是紫薇吗?紫薇我熟悉得很,是灌木或小乔木,花期也长。来之前,有朋友给我看过南非紫花树的摄影,说是紫楡树。我也曾上网搜索过,两种说法都有,但都含混。我还查了有关辞书,哪有紫楡树,连楡树也芳名乌有。

于是在约堡我逢人便问,没碰到一个能答得确凿的,大多数人干脆回答“不知道”。只有一位答了个外文读音,说写不来,应该是当年英国人带来的树种吧。

连一种常见树的树名都稀里糊涂,我想,难怪这世上糊涂多。

挑菜之挑

褚半农

如果你拿了把小刀,去地里把野菜或蔬菜“取”回来,该用个什么动词?答案可能有多种,但用“摘”字者肯定居多,只要翻开报纸看看标题就知道了,如“寒潮来袭抢摘蔬菜”、“全家摘野菜去”等等。

用“摘”字对不对?肯定不对。“摘”这个动词强调的是手指的动作,“摘桃子”、“把花摘下来”就是,而且老方言中也没有这个字。既然是拿了刀去的,怎么可以用“摘”字呢?

不能用“摘”,那用什么呢?我们的先人早就为我们定制了一个动词:挑菜,这“挑菜”可是历史悠久的。

“挑菜”一词最早出现于何时,我没有详细考证,但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就用到

了,算起来至今也有一千四五百年了。原文很短,且引全句:“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这是“挑”自家种植的菜。金朝的《归潜志》中也有:“(崔立)又求纵百姓出城挑菜充饥,于是人得出近郊采蓬子窠、甜苣菜,杂米粒以食”,这是“挑”野菜的。

“挑菜”一词一直在文人笔下使用着,好像从从未有过意外,从唐宋元明清的

挑菜之挑

褚半农

如果你拿了把小刀,去地里把野菜或蔬菜“取”回来,该用个什么动词?答案可能有多种,但用“摘”字者肯定居多,只要翻开报纸看看标题就知道了,如“寒潮来袭抢摘蔬菜”、“全家摘野菜去”等等。

用“摘”字对不对?肯定不对。“摘”这个动词强调的是手指的动作,“摘桃子”、“把花摘下来”就是,而且老方言中也没有这个字。既然是拿了刀去的,怎么可以用“摘”字呢?

不能用“摘”,那用什么呢?我们的先人早就为我们定制了一个动词:挑菜,这“挑菜”可是历史悠久的。

“挑菜”一词最早出现于何时,我没有详细考证,但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就用到

了,算起来至今也有一千四五百年了。原文很短,且引全句:“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这是“挑”自家种植的菜。金朝的《归潜志》中也有:“(崔立)又求纵百姓出城挑菜充饥,于是人得出近郊采蓬子窠、甜苣菜,杂米粒以食”,这是“挑”野菜的。

“挑菜”一词一直在文人笔下使用着,好像从从未有过意外,从唐宋元明清的